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四目録

諭大學士馬齊等

諭靖逆將軍富寧安等

諭大學士馬齊等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徐元夢等

諭吏部

諭吏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四

敕諭

諭領侍衛内大臣議政大臣軍前調回大臣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等

太祖

太宗時滿洲兵於凡征戰之所俱自備馬匹口糧行走到處所向立功並無遲悮今官兵凡有行走之處馬匹

糧餉一切物件俱給自官帑且以為不足而怨咨生焉此皆我滿洲風習較之曩昔有異亦由於該管官並不嚴飭之故也朕辦理軍務閱歷甚多當日攻取岳州時但從陸路抵禦以致許久不得朕諭在洞庭湖預備船隻以水路遏賊貝勒查尼以湖中風浪甚大船不能穩恐有碍於兵丁以請撤船兵奏聞朕諭岳州城已被困不久即獲今將船兵撤退賊得由水道往來何能有得岳州之期哉若兵丁於水道不利即與朕之殺害無異

朕自承任不撤船兵嚴飭看守不久而岳州下矣再征討雲南時貝子張泰將軍賴塔率領滿洲兵每佐領下撥二十七名總督哈詹蔡毓榮董繼國金光祖提督桑格趙徠等標下營兵合計共三四十萬有餘離雲南城七十里安營一邊到湖一邊到山並未進兵於湖斷其水路賊寇米糧照舊運行城内並不危急後趙良棟率領寧夏兵到云我等連營四布不就近往戰何日得城迫至日久米糧不到雖滿兵無妨營兵何以存立耶張

泰云兵丁俱從遠來且城亦朝夕可獲皇上恤養兵丁何可令其傷損設或營兵不能禦敵我等勢必捐軀趙良棟云貝子果領兵進戰奪城此功可邀封親王郡王何故作此等議論乎我領本標營兵徑自前往遂進戰奪取得勝橋而趙良棟之兵亦瘁甚矣張泰向趙良棟云爾兵已瘁何不將爾之兵撤回令總督蔡毓榮率兵看守趙良棟云我將死戰所得之地如何交與他人看守不聽張泰之言城内賊寇始覺危急不數日而雲南

下矣亦由善於計謀相機而動也再出征烏蘭布通時阿密達因天晚要撤兵云皇上必不以撤兵故遂殺我等將兵撤退索額圖明珠選勇士六七百人埋伏勇士云挑選我輩原擬或戰或追詎意止令看守彼此不無忿怨後中路出兵時三品以上大臣官員等會議進兵之處衆皆謂不可獨朕與費揚古以兵為可進遂決意進兵及至科拖地方衆皆不欲前發大臣等勸朕將兵撤回巴渾岱爾亦在其中朕諭以祭告

天地
太廟
社稷親統兵前來並不見賊踪如何驟行撤兵不允所
請將兵前進噶爾旦聞我兵威甚是驚懼如鼠竄而去
朕選兵着馬斯喀為將軍尾追噶爾旦遇西路兵攻擊
大敗之朕將中路于成龍所運頭隊米遣明珠速送至
費揚古軍前二隊米亦即着續送三隊米内朕但留十
八天口糧餘米俱送西路軍前是以西路兵丁未至饑

鏈俱得保全而回朕是時若輕信大臣等言中道撤兵則兩路兵丁何得立功奏凱耶今看領兵大臣官員等祇為一身之計不視朕事為緊要内存私意彼此爭論不和又向兵丁沽買好名多取口糧及不能馱載至於抛棄毫無珍惜之意如此可乎不可乎朕之滿洲兵俱係精兵無可議論全在領兵者將朕之事專心辦理不求安逸賞罰精明事體如何得致錯悞進兵西藏時色楞不候衆人獨自前往不知者妄行議論額倫特因病

在後隨後追至色楞皆奮不顧身如此猶可謂色楞進之過速乎今策妄諾爾布將伊兵丁善全而歸伊所領之兵甚感亦惟感伊而已朕頗不憐憫也朕祇憐憫進西路身亡兵丁事定之後自然分別加恩至文武大臣官員等果能清廉自無可議但領兵大臣專務清廉將何所挾持以勸賞兵丁乎部院衙門清廉者止能自守其身辦如此大事恐不能也朕年少時每於講武練兵等事違命者即置之於法内外大小悉知儆惕由此觀

之訓練之事不可疎忽也兹衆喀爾喀誠服朕之風化青海等亦如之策妄阿喇布坦之人覇占藏地毁其寺廟散其番僧累其臣僚青海等理應稟命忘身奮勇致討乃伊等口稱維持黄教却無實心効力之人策零敦多布領兵在藏居住彼處人以地逺我兵不能深入策零敦多布從伊地步行一年有餘忍饑帶餒而至招所以彼之兵衆以彼之形狀尚且能至我軍顧不能至乎今滿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朕意此時不進兵安藏賊

寇漸至收服畨子等將作何處置耶故特諭爾等安藏大兵決宜前進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初五日

諭和碩顯親王衍璜等

朕碌碌在位五十九年朕亦不知此皆

上蒼眷佑

先聖造福於朕何涉且西陲現在用兵軍民殊屬勞苦去歲正月朔日食方今七月朔又值日食海洋颶風飄没官兵船隻山左東三府黎民饑饉流離屢次起蛟城

池及民間廬舍户口被淹淮黄水大僅能搶護民人風俗未治官員政事未端此正君臣殷殷求治之時至於區區慶賀行禮甚非朕意朕御極雖在順治十八年間現今時歷係康熙五十九年此亦不可不審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總督年羮堯自軍興以來効力辦理甚優漢仗亦好其四川之兵預備練習甚是整齊止就伊等威勢可以成

功速行文總督年羮堯令伊帶領四川滿漢兵馬進剿如有能署理總督事務地方不致生事者令總督年羮堯奏聞署理年羮堯即授為將軍帶領雲南四川兵馬前進如不得署理之人四川地方緊要着授護軍統領噶爾弼為將軍帶領雲南四川兩處兵馬前進其將軍印敕若不速行造送恐致不及凡各處領兵大人非授為將軍難以彈壓人衆祁里德此次前來看其人亦去得可管轄衆蒙古台吉亦應授為將軍給與印敕進剿

西藏之拓地其領大兵之將軍印勅應速造送往所給

印勅交大學士等具奏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前日覽户部尚書趙申喬辭䟽朕深憐之念其操守清

廉始終一轍性雖暴躁而為人朴直年近八旬病勢料

難全愈倘一時不保亦未可定趙申喬乃草職留任之

官照陳詵之例復還原職當賠之銀一概寛免内閣將

此旨速行發去令病人早知一日或五内少得安寧便

於調攝頤養也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總兵官金國正所奏陜西兩年收成歉薄百姓有流離之狀陜西地方關係甚要文武官員内賢能者俱已發往軍前此處應着實留心着交與九卿詳加議奏聞得四川兵丁照常操練其别省並不操練陜西緑旗兵數較他省甚多出兵去者無幾其現存兵丁豈可不操練器械豈可不修整着嚴飭督撫提鎮實心奉行至總督

鄂海從前居官亦優今因年老聲名甚不如前此兩年歉收之處並未奏聞將此亦諭九卿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諭靖逆將軍富寧安等

看今歲稍旱即速行文與四路軍中大人等如兵馬營中亢旱馬尚未肥或進兵之路甚旱水草不敷既經軍中之大人等議定進兵復何敢以亢旱不能進兵為辭擅自停止軍務所關甚大朕從前屢次曾諭過議政大

臣並領兵之大臣等凡軍機之事今日如此定議明日又改俱未可定要在相其機變而行因此朕必熟思而後特頒旨意苟無旨意恐軍中之大臣難於奉行也若現今旱甚惟期早到所指之處及至彼處因亢旱而無水草馬匹倒斃則兵馬如何前進如何回旋而明年如何進兵耶總之軍中雨水及時牧草果好行兵自無艱阻應即行進兵設或亢旱馬匹疲瘦雨水不調牧草不堪則即以不宜進兵之處令軍中之大臣等定議具奏

斷不可將今歳若不宜進兵來年亦可再進作游移之語呈奏也路途遥遠恐發去文書不到遅延遺失亦未可定湏明日發一次續後再行文一次其巴爾庫爾與阿爾泰兩路乃係一起若一處不可則將一處停止西路雲南四川之兵伊等乃各自分起也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朕聞保安懷來等處地震宜速遣大臣前往賑濟若俟

部中啟奏便致遲延着派副都御史楊柱屠沂令伊等作速自京城出居庸關前往延慶州保安懷來沙城等處查閱一面奏聞施恩并探取蔚州廣昌渾源州等處信息如被災果重着一併施恩派直隸守道李維鈞酌量帶地方官幾員自彼處前往其派包衣官一員將內庫銀帶三萬兩之處朕於阿哥處另下諭旨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徐元夢等

楊宗義所奏此事不至開捐朕先巡幸陜西曽聞河南由黄河水路通至陜西之處地方官以不能行走回奏上古大禹鑿龍門通濬水道漢唐之時俱經輓運豈有不能行船之理朕特遣三阿哥往勘三阿哥乘騎渡黄河至砥柱龍門看過竟可行船且私鹽船隻亦多從此往來由龍門至黄河直抵渭河至西安北門從絳州汾河可至山西太原彼時曽有交與西安將軍總督巡撫山西河南巡撫會看具題之本楊宗義不知此等緣由

因有此奏着將軍總督廵撫等㑹題原案查奏至總漕施世綸居官素優歷年漕船俱經催儹全完並無遲悮本年漕船已經過畢此間並無事務漕運印務交與總河趙世顯署理施世綸速赴豫省從河南府由黄河至西安輓運路徑勘明具奏陝西現存穀石數目亦查明具奏今陝西正值軍需之際施世綸暫居陝西令協助鄂海辦理糧餉事務康熙五十九年七月初十日

諭吏部

今正值軍務之時如有需員之處目前即得官發往事方有濟如照陳瓚條奏大臣等雖易於辦理而發往官員之貧富何由得知似此屢次變更軍務及致遲悞今值軍興正人臣効力之時陳瓚着以御史銜發往大將軍王處令其効力行走伊至彼地何以有益於軍務及速得人員辦理之處既知之後再行條奏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諭吏部

知府蔣兆龍部議降二級調用西邉正值軍務之時地方不肖官員規避以圖脱離彼處多有從輕議處回籍又復捐納希得美缺者此輩不可不懲蔣兆龍着革職不許捐納自後此等從輕議處官員俱照此例革職亦勿得令其捐納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四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五目錄

諭兵部

諭兵部

諭大學士馬齊松柱蕭永藻王掞王頊齡學士常壽阿克敦德音額赫納格爾布蔣廷錫勵廷儀李周望李紱

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

諭九卿

諭大學士馬齊松柱王掞王頊齡學士常壽阿克

敦德音格爾布登德蔣廷錫勵廷儀魏廷珍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五

敕諭

諭大學士馬齊松柱蕭永藻王掞王頊齡學士常壽阿克敦徳音額赫納格爾布登徳蔣廷錫勵廷儀

朕臨御以來凡事惟以實心行實政務俾羣黎均霑實惠為要從未諱言災傷崇尚虛文今歲江南浙江湖廣

等大稔豫省徽覺歉收朕已頒諭旨將運京漕糧停其
轉運令於彼處收貯但陜西地方現有軍務今歲糧穀
適又歉收故朕預頒諭旨着總漕施世綸將運米路徑
勘視具奏協同總督鄂海辦事除陜西歷年錢糧屢經
蠲免并明歲錢糧另頒諭旨蠲免外今歲動支常平倉
穀散賑而地方官員大半悉在軍前現今皆係署印官
辦事人員殊少應照曩年遣官賑濟山東百姓之例差
往賑濟問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康熙五十九年十

月十五日

諭戸部

朕自御極以來無日不以民生為念凡閭閻疾苦必詳加諮訪至於地方偶遇災傷一有所聞即行蠲賑撫恤備至務期黎庶遂生樂業優游化日六十年來夙夜孜孜未嘗稍釋也邇年因西陲用兵師行糧從雖芻粟悉支正供絲毫無擾民間然轉輸必需民力勞苦宜恤曾將康熙五十八年陝西甘肅所屬額征地丁銀一百八

十八萬兩零歷年舊欠銀四萬兩零康熙五十九年沿邊各州縣衛所額征銀九萬八千一百兩零屢沛恩綸盡行蠲免近聞二年歉收民有艱於粒食者辦賦急公力何能支若非渙敷德澤無以培養窮氓是宜特頒浩蕩之恩用申勤求民瘼之念着將陜西廵撫甘肅廵撫所屬通省各州縣衛所除應征米豆草束外康熙六十年應征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七百四十兩零通行蠲免爾部速行文該督撫徧行曉諭實心奉行務俾

均霑實惠如有不肖官吏陽奉陰違澤不下究者該督撫嚴察題叅從重治罪又署撫花善奏稱甘肅地方數年歉收糧草價值騰貴兵丁採買維艱朕念兵丁効力行間勞瘁堪憫尤當軫恤准預給半年餉銀着即行文附近省分撥銀三十萬兩速解甘撫頒發以副朕篤念民勞優恤軍士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諭兵部

噶爾弼等凜遵朕所指授率領官兵前往從古用兵所未到之險遠絶域俱各奮勵由拉里路進兵克取招地將準噶兒人等信用之逆惡番僧五人正法撫綏唐古特土伯特人衆甚屬可嘉着將取招官兵從前所領之銀免其扣取其恩賞之處另有諭旨外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着從優議叙具奏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諭兵部

朕惟國家綏乂地方愛養兵民實係緊要朕自臨御以
來夙興夜寐無時不以軍民生計為念比年策妄阿喇
布坦蠢動跋扈侵我哈密殲及喇藏佔取藏地騷擾土
伯特唐古特人眾再土魯番之人皆在四川雲南一帶
邉境居住準噶兒人等若將土魯番侵取又將土伯特
唐古特人眾煽惑侵犯青海不但難於應援亦且不能
取藏是以調四川雲南滿漢官兵由拉里路前發西路
大兵由青海進藏官兵俱感朕素日豢養之恩遵朕指

授各加奮勵直抵險遠絶域克取藏地殊堪軫念應大沛恩澤四川雲南滿漢官兵從前所領俸餉俱着免其扣取仍遣堂官賞給取藏之四川雲南滿漢官兵每人銀拾兩所賞銀兩即賞給本人妻子以示朕軫恤軍前効力勞苦官兵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諭兵部

前遣大兵取藏議政大臣及九卿俱以藏地遥遠路塗

險惡且有瘴氣何能遽至宜固守邊疆執奏朕以準噶兒人等現今佔取藏地騷擾土伯特唐古特再土魯番皆在雲南四川一帶居住若將土魯番侵取又鼓動土伯特唐古特人衆侵犯青海彼時既難於應援亦且不能取藏遂決意獨斷着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靖逆將軍富寧安管領三路官兵前往策妄阿喇布坦邊境驚擾襲擊定西將軍噶爾弼管領雲南四川滿漢官兵由拉里路前進平逆將軍顏信管領西路官

兵由青海進藏又遣大將軍王總領大兵駐劄穆魯烏蘇便宜調遣辦理糧餉官兵俱各奮勵其三路襲擊之兵至策妄阿喇布坦邊境屢次大勝勦殺賊兵擒獲人畜招撫數千準噶兒人衆噶爾弼等由拉里路前進取藏樹立大功茲覽大將軍王奏顏信等三次將策零敦多布殺敗賊兵逃竄等語殊屬可嘉在事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俱着從優議叙具奏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諭大學士馬齊松柱蕭永藻王掞王頊齡學士常
壽阿克敦德音額赫納格爾布蔣廷錫勵廷儀
李周望李紱
科道官等缺俱係行取知縣補授之主事併各部院衙
門由正途出身之主事員外郎郎中等官揀選補授並
未論及品級也今若不查伊等原陞之品級將主事員
外郎補授之科道官內陞俱超擢至堂官果其卓然特
出雖係白丁朕可不次用為大臣何況科道等官若俱

屬平常而不查原陞品級竟一體內陞超用未免越次監察御史尚有巡城之事給事中除奏事侍班外伊等並無所事再閱其條奏亦無甚緊要有益於政治也着將伊等問九卿舉出時由何衙陞任之處一併查明具

奏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三十日

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

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

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
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
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
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大槪中國諸大水皆發
於東南大幹内外其源委可得而縷析也黃河之源出
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衆泉流出沮洳渙散不可勝數
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敖敦他拉西番名蕪羅木譯言
星宿海也是為河源滙為查靈鄂靈二湖東南行折北

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勒哈納番名岷捏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入至灌縣分數十岐至新津縣復合為一東南流至叙州府金沙江入之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捏烏蘇流出烏捏烏蘇譯言乳牛山也其水名母

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東南流逕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冲河東流逕武定府入四川界至叙州府合岷江流逕夔州府入湖廣境由荆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陜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為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内故源發於西番委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幾雜噶兒山名雜楮河一

源於喀木之濟魯肯他拉名敖母褚河二水會於义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為哈拉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繇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塘隘名潞江南流逕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為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為

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邉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岡底斯東打母朱喀巴珀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為牙母藏布江從南折東流逕藏危地過日噶公噶兒城傍合噶爾詔母倫江又南流逕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為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珀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品母達賴腦兒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湖之水西流至桑納地

罔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珀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納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罔底斯西馬珀家喀巴珀山所出之水會馬珀家喀巴珀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克國為罔噶母倫江即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即

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言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為西王母瑶池意即阿耨達池也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乃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海中為善財第二十八叅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土伯特今番名布達拉山也亦為觀音化現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頗可引為據也禹貢導黒水至於三危舊注

以三危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鑪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里城之東南為喀木地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班禪胡土克圖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雖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

像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邉境即不能前進而迋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録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改正具奏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諭九卿

捐輸特為有益軍務舉行現今議叙人員內有不交銀穀謊領實收者亦未可定如果不照數交納臨用時必

致有悞軍務着交九卿有不交銀穀領取實收者查出
時將給與實收領取實收者即正軍法原本發回添議
具奏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諭大學士馬齊松柱王掞王頊齡學士常壽阿克
敦德音格爾布登德蔣廷錫勵廷儀魏廷珍

朕觀九卿詹事科道保舉人員並未矢公悉有所為或
有視地方優劣而舉者或有自謂屏絶交遊閉戸不出
而緘口不舉一人者或有自已不舉轉囑他人令其舉

出者凢如此類伊等以朕為不知朕則知之甚悉也存斯心者真名教中罪人安得謂之讀書人乎如果矢志公忠者伊所舉之人有改操之處即應糾參乃近來習俗不可漸長必須查出懲治方知畏懼龔鐸僅一少詹耳所保者甚多伊又並未外任何所見而保舉如許衆多耶爾等會同吏部都察院將從前保人甚多而無當者悉行參奏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八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禔身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馮覲祚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六目録

諭大學士馬齊等

諭大學士馬齊等

諭大學士學士九卿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六

勅諭

諭大學士馬齊等

孔振公等俱係假標將軍之名聚黨行凶作亂之人若將此事批出發科到部另議則致遲延着都統托賴侍郎張廷玉學士登德作速前往會同該撫鎮嚴行夾訊宜正法者於三月前即在彼處正法宜發遣者着伊等

親解至京師發往和樸多烏蘭古木地方康熙六十年

二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

現今科場之弊有最大者朕知之甚真人皆不敢言士子作文三場祇六七日而今年放榜光景似欲遲至十八以後合通場卷不過三千餘主考房考閱文乃至四十餘日方畢為日太多諸弊皆從此而生矣士子偶有夾帶倩代原其情各為自已功名或貧士圖利身家起

見犯者不過幾人其弊猶小況入塲時廵察防閑甚嚴苟被搜獲必治以罪迨三塲既畢廵察各官俱撤貢院門名為封鎖而每日送水菜取食物遂至內外信息時通紛傳某人已中某人不中中者衆人皆為稱喜是外間先有一榜矣又何待出榜耶甚有更易卷子改換名次主考俱係大臣平日以清操自居或不至若此而不肖房考官職甚微身家亦輕何事不可為此乃弊之最大者言官等未嘗不知碍於親友師生情面且恐招後

日之怨皆緘默不言主考日後即知有更易改換之事而業已失察不肯引咎檢舉考官內賢愚不等然須至出場後方知某房官好某房官不好其在內簾時同輩不能互相糾察科場大典豈容如此紊亂乎朕實有見聞故特諭爾等此時若遣人去即可將此等傳遞作弊之人拏獲因事近刻薄故不為耳仍着原派巡察左右翼都統副都統等入場照舊巡察特諭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等

諸臣奏請慶賀六十年朕心深為不懌因將朕衷略言大槩從來人君尊號上下轉換字面漢唐相沿套語此無他故特以欺誑不學之人主以為尊稱其實何尊之有本朝受命以來惟以愛養萬民為務如慶雲景星鳳凰麒麟靈芝甘露天書月宮諸事從不以為祥瑞而行慶典亦無封泰山禪梁父改元貽誚之舉為臣下者勸請舉行以貽事後譏議有損無益此事朕不准行自無

可談論若或准行必有非之者前朕六旬舉行慶典無知之妄議朕已備悉亦深悔之現今西陲用兵外則官兵披堅執鋭冒暑衝寒勞苦已久内則民人負重跋涉輓運遠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災之處民多受累朕每念及此惟當修省圖治加惠黎元有何慶賀儌賤無耻之徒謂舉行慶典必有殊恩非分邀望若奸詐輩得邀殊恩則軍前功罪輕重顛倒錢穀混亂不明捐納事務那移侵欺希圖倖免更有甚者人知六十年慶典必有殊

恩故殺故犯者不少今值暮春清明後正風霾黄沙之候或遇有地震日晦幸災樂禍者必借此為言煽惑人心恣行譏議諸如此類私相紀載六十年來朕亦親歷

今謁

陵典禮已行諸事告竣凡詔赦恩賚等項概行停止則事務簡少辦理大政亦易矣恩賚停止焉用慶賀這所

奏無益康熙六十年三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

今日出榜黄霧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風榜必損壞或因學問優長聲聞素著之人不得中式怨氣所致或此畨中式之人將來有大奸大惡亂臣賊子亦未可知邵子於洛陽天津橋聞杜鵑即知南人有入相者而王安石果相此皆書冊所載非朕杜撰自古帝王因不學問一任書生恣議朕自幼讀書如此等語亦能言也先儒中惟朱子之言最為確當其他書冊所載亦有不可盡信者如唐明皇焚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毁而玉亦可焚

毀乎凡事必歷久而後見唐史載焚珠玉亦止一次耳又書云至治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天地抑鬱之氣賴風以散若不鳴條則風無力何以鼓盪萬物農人墾田尚欲耕翻令土破碎若不破塊何以播種而歲必荒矣又書云囊螢讀書朕曾於熱河取螢火數千盛以大囊照書竟不能見一字此書之不可盡信者也然亦有似乎荒邈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今年俄羅斯來朝以彼國地圖呈覽問其

人云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為氷海堅氷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有書吏三人徧傳西邉異獸形圖部議重罪具奏朕從寛免死令其往覔必得是獸方令回來後將軍祁里德等來自軍前朕問伊等云果有是獸目在乳傍口在臍傍廵哨侍衛等曽親見之有侍衛欲以鳥鎗擊之為旁觀勸止蒙古名為鄂布又有飛者名為積布飛者未曽得見蒙古名惡人為鄂布泰積布泰是即山海經所謂形夭無首以乳

為目以臍為口也故將發遣書吏等俱令送回又神異經云北方層氷之下有大鼠肉重千觔名為鼶鼠穿地而行見日月之光即死今俄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即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其骨製椀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其真又古人以天市垣為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在穀雨立夏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

確有所據後人無關發者朕細心推測方悟其理故向爾等言之此又書之可信者也總之讀書務在明理方不為書所惑耳再者外任官員必經歷日久才方練達見有年老舉人由教職陞任者每勝於進士如年滿千總此番軍前効力甚著亦勝於武科進士進士不過大臣所取門生如謝賜履張廕詔李發甲非舉人出身之好官乎康熙六十年三月初七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會試中式卷內勞必達等十二名文章俱不好今科着停殿試過三年仍准其會試塲內每房原派同考官二員今卷面上止有一人印記或係一人獨閱或係二人同閱是何情由該部嚴察以聞此番應試之人有學問優長不得中式以致抱屈者朕亦無從而知即有人奏聞亦難輕信如舉人王蘭生學問南人中或有勝彼者若直隸人則未能及之前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等書魏廷珍何國宗王蘭生吳孝登在朕前晝夜校

對五年不遺一字伊等知朕最真朕亦深知之讀書人
無全讀性理者王蘭生甚為精熟學問亦優屢試未中
或文章不好抑别有緣故耶再滿洲舉人留保學問亦
好滿洲蒙古漢軍中罕有及者即翰林中諒如彼者亦
少今畨滿洲内廵撫蘇克濟之親屬二人俱中張伯行
幕中修書之人數年來亦相繼中式惟王蘭生留保俱
未得中此在朕前行走之人朕深知其學問非屬偏向
也王蘭生留保俱賜進士令其今科殿試康熙六十年

三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掞等不悅以朕衰邁建儲為要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榮萬一有事清朝之安危休戚意謂與我漢人何涉至於國中似兇頑愚昧之徒一無所知不顧身命宗族干犯叛逆之罪而行者亦不少朕年老將衰難以隱忍隨手書此發出王掞以伊祖王錫爵在神宗時力奏建儲之事為榮常誇耀於人不

知羞耻王錫爵極力奏請建立泰昌不久而神宗即崩
崩時亦不甚明泰昌在位未及兩月明係神宗英靈奪
其壽命天啟庸懦稚子承繼内而客氏魏忠賢等專擅
國家大臣如左光斗楊漣輩皆於午門前杖斃大亂天
下至愍帝不能保守為陜西馬牌子李自成所偪自盡
屍暴於東華門橋上官員無尋收者太監慈有芳覔棺
殯斂
世祖章皇帝始行追封令衆漢大臣官員成服而明遂

亡當時東與我朝構結深仇西不能撲滅闖賊以致君亡父戮全不知孟子所云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之義故立泰昌耳亡國之賊王錫爵不能辭其罪也應剖棺斬首以獻神宗之陵神宗有靈必為首肯王錫爵行事同時之人亦甚惡之故作詞曲極肆詆詈得此報應其孫反叛受賊偽劄稱為伐清總兵不久被擒朕宥其殄滅九族之罪止戮其身别無株連即此王掞之負恩可知矣二阿哥兩次冊立為皇太子教訓十年不

能成就朕為
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後悔致後人滋其口舌也朕並無可悔之處現今時遣人存問齎賜佳物其子朕為撫養凡此皆為父之私情小惠不能自已所謂姑息之愛也人何得因此生疑朕預知必有此事前旨微寓其意今既顯露故降明旨王錫爵已滅明朝王掞以朕為神宗意欲摇動清朝如此奸賊朕隱而不發可乎朕並無誅戮大臣之意大臣

自取其死朕亦無如之何朕御極六十年慶賀典禮非不可受因深知此等事故堅辭不允今朕衰老中心憒憒衆人虛誑請行慶典朕豈屑此乎康熙六十年三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陳奏俱云為國為君現今西陲用兵之時為人臣者正宜臧此朝食此係目前顯然効力之處滿洲綠旗文官俱於章京兵丁內派往惟在

京漢官不在其内向年總督姚啟聖李之芳廵撫趙申喬等俱曾於軍前披堅立功伊等俱係漢官有何異處將伊等暫停議罪着於此番軍前照滿洲章京例委署額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着伊子王奕清去倭立功回日再奏康熙六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學士九卿

朕披覽史冊於前代帝王每加留意書生輩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無過失亦必刻意指摘論列短長無

一人為帝王公言者朕見歷代帝王廟每朝崇祀不過一二主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書生議論而定甚未允當況前代帝王曾為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今宋明諸儒人尚以其宜附孔廟奏請甚多至古帝王宜入廟崇祀從未有人奏請前代帝王皆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統緒即當崇其祀典朕君臨宇内不得不為前人言也朕意以為凡曾在位除

無道被弑亡國之主此外應盡入廟即一二年者亦宜入廟崇祀爾等將朕此旨寫出會同從容詳議具奏特

諭康熙六十年四月初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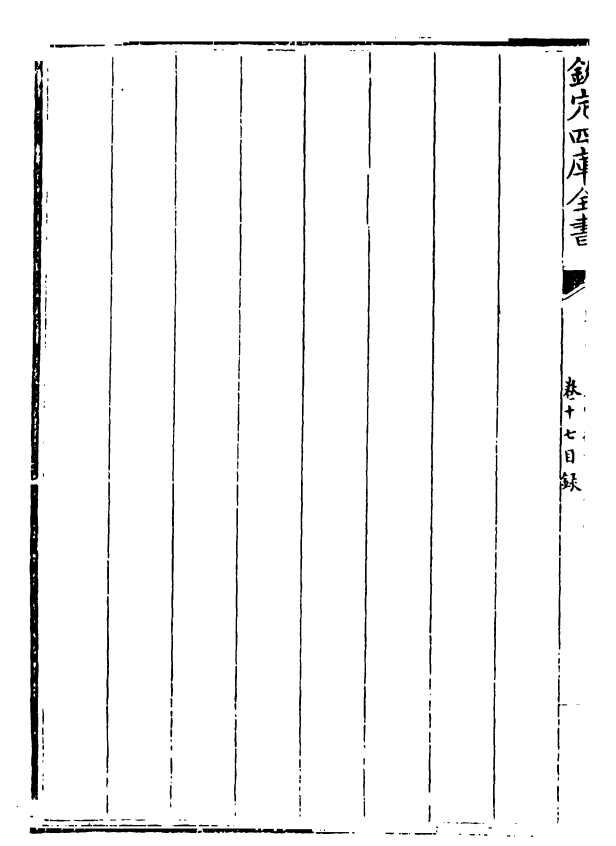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七目錄

勅諭

諭大學士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七

勅諭

諭大學士九卿等

朕於河務留心最切經歷最深往年屢次閱河時精力尚强親乘小舟不避水險各處周覽凡水泉原委皆知之甚悉山東運河全賴衆泉蓄洩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上流既

截湖水自然無所蓄瀦安能濟運水在地中如人身之有血氣血氣有餘方可用滲泄之藥若血氣不足正需滋養安可再加滲泄乎地方官未知水之源流一任民間放水灌田以為愛惜百姓不知漕運實因此而悞也若不許民間偷截泉水則湖水易足湖水既足自能濟運矣今不講究本原但見湖水日少河身日淺徒事開濬假使河身日深泉水不繼雖費百萬帑金終歸無用且古人所置南北諸閘更將何以處之古人置閘其遠

近踈密皆因地形髙下水勢緩急以為蓄洩或一地二閘或一二十里一閘確有一定丈尺不可更易分水龍王廟閘座尤關緊要當時宋禮用白英老人之策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導之出鵝河口入南旺湖然後分流南北以分水口為水脊葢山東登萊諸山之脉自關東來結為泰山是北幹分支之一在黄河之東而黄河之西山脉自終南太一南屆淮汝為中幹分支之一黄河行乎兩支之中故昔時河自天津入海以後漸徙而南至

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馬谷山以下從無黄河之跡者山脉限之也分水口之水脊又為泰山分支之分脊處白英積數十年精思確有所見定為此議宋禮從之因勢均導南得七分北得三分增修水閘以時啟閉漕運遂通此等膽識後人斷斷不敢實亦不能得水平如此之準也今此二閘最宜斟酌啟閉若淺於南則當閉北閘使分北之水亦歸於南淺於北則當閉南閘使分南之水亦歸於北湖泉並注南北合流雖有旱暵亦無慮

矣豈若徒事開濬勞費而無功乎往年山東百姓欲開新河朕恐其下流泛濫降旨弗許今廵撫請開彭口新河此地一面為微山湖一面為嶧縣諸山更從何處開鑿耶張鵬翮到山東將朕此旨詳諭廵撫申飭地方官令其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悞特易易耳黄河關係最大自元至明歳有衝決未有安瀾二十餘年如今日者然圖治於已治保安於已安河工雖已告成尤當時加廵視不可踈忽今春多風而少雨恐秋間雨水

必多地方官宜加意堤防張鵬翮去看山東運河由臨清起至韓庄閘韓庄閘離邳州不遠并去看邳州低窪之水曾否洩出太行堤曹縣至單縣亦當往看有賢能司官多帶兩員去地方有用着之處即留彼料理康熙六十年四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

去冬雪大所以今春雨澤甚少大約冬雪多則春雨必少春雨少則秋霖必多此非有占驗而得知者也朕六

十年來留心農事較量雨暘往往不爽且南方得雪有益於田土北方雖有大雪被風飄散於田土無益今歲山東得雨河南山西陝西未甚得雨備荒最為緊要不可不預為籌畫若直隸山東河南料理已屬非易至山西陝西其補救尤難古人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言雖可聽行之不易如設立社倉原屬良法但前李光地張伯行曾經舉行終無成效至於各省積貯穀石雖俱報稱數千百萬實在存倉者無

幾即出陳因新之法亦不為不善第春間僅有所出秋後並無所入州縣官侵蝕入已急則即以折銀掩飾此等積弊朕知之甚詳其報荒之真偽虛實朕亦無不洞悉如熱河所積穀石每年減價平糶秋收糴補還倉數目無多稽查頗易所以每有餘糧耳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昔征剿三逆時豐收足以供給並無一州一縣貽悞及平定以後亦間有歉收者雖然綢繆未雨不可不為預慮也邇來稍覺暵旱政事或有缺失應行改正

之處爾等會同詳議具奏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

諭戶部尚書孫渣齊

朕覽京城所報米價殊屬騰貴將京通倉米石交與侍郎張伯行此時價減五分糶賣內務府庄頭所交穀石現在州縣收貯亦派滿漢賢能司官照此糶賣正值穀價騰貴之時恐有偷盜倉內米石者着提督等不時緝拿照此速行康熙六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九卿

今年入春以來見天氣不調曾經再三面諭諸臣尚能記憶否地寒麥晚之處猶可望三四分收成山左河南山陜麥盡已無用矣屢次祈雨為日頗久若更展期祈禱反屬不敬不如停止至天壇遣官祈雨之例朕非忌懷今朕躬違和不能行走所遣官員豈能如朕之誠敬徒邀遣官天壇祈雨之虛名朕心何安目今所望惟秋禾耳康熙六十年五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

朕御極六十年自冲齡之時惟以黎庶為重故不惜身命勤勞至今今春朕之子弟暨六世孫與舉國官兵人民請行大慶典禮在朕固所應受衆亦咸以為宜朕意以上則係皇考賓天之年下則西陲用兵凡陣亡病故者功罪尚未明晰今年非好歳也幸彼時堅辭不受以今觀之若受慶典則私議朕之過者不可枚舉矣朕躬自四月違

和五月初旬又復感寒遂覺病甚以致面色消減或稍行動或多言語便不勝倦乏目今直隷山左河南山陜麥已無收民多逃散屢令大學士九卿議奏茫無頭緒似此尚忍而不言將來不知作何底止也諸大臣皆受髙爵厚禄應視萬民如一身一家各抒拯救之法若謂朕必降諭旨推委於朕則諸大臣所任何事耶今朕躬甚弱心思亦短易倦善忘惟諸大臣是賴救民之策不可不急為籌畫應速行詳議慎勿輕視倘再遲延時日

被災之民不能待矣康熙六十年五月二十四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朕因陝省歉收雖將錢糧蠲免動給倉糧又發庫帑特差官員散賑百姓尚未安堵今施世綸亦束手無策此俱係地方官員不切實留心為民設法綏理以至百姓流離聞得山西陝西富户積藏米石甚多若得好官勸諭糴買可以多得着將内庫銀發出五十萬兩作速帶赴山西陝西買米散賑左都御史朱軾丁憂因浙江廵

撫時居官好令在任守制近啟奏要往軍前効力伊讀書之人前往軍前如何行走似此等地方當往効力着派左都御史朱軾往山西光禄寺卿盧詢往陜西再挑選部院賢能官員隨往每處帶銀二十五萬兩勸諭富戶照時價糴買米石庶乎易得將此傳示九卿詹事科道即令朱軾等帶銀作速前往不必又來奏請訓旨特諭康熙六十年五月二十五日

諭臺灣衆民

臺灣衆民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等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語朕思爾等俱係内地之民非同賊寇或為饑寒所廹或因不肖官員刻剥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原諒爾罪倘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

不能至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錢糧養贍耳前海賊占據六十餘年猶且剿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亦何能為耶諭旨到時即將困迫情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歷年豢養良民朕不忍剿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剿爾等安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

毋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康熙六十年六月初三日

諭宗人府

平逆將軍顔信朕親伯之孫朕之姪也此番統領滿洲蒙古綠旗兵丁過自古未到之烟瘴惡水無人居處之絶域殲滅賊寇平定藏地允稱不辱宗支克展勇略深屬可嘉相應表揚以示奬勸爾衙門即遵旨議封公爵具奏特諭康熙六十年六月初六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聞得米從海口出海者甚多江南海口所出之米尚少湖廣江西等處米盡到浙江乍浦地方出海雖經禁約不能盡止福建地方正在需米之時又派浙江兵二千往閩駐防恐米價益貴米到乍浦價值必賤交與浙江巡撫提督先備海船嚴禁私賣不許出海動帑買米三萬石載於船上提督派官兵押運從海運至厦門收貯自福寧州直至福州府不過十數日之内即可達厦門

斯事甚屬緊要嗣後出海米石交與江南浙江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嚴行禁止方好其福建販賣米石不必禁止爾等將此旨録出奏聞交與九卿閱過速行可也

康熙六十年六月十四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朕觀各省官員内或有一員欲避繁劇具呈告退不數月另行捐補他省玆陜西省係用兵之際正在辦理錢糧重務或因聞訃丁憂以致遲悮辦理事件知州王珏

令在任守制知縣王志深亦令留任如嗣後有此等呈稱丁憂告退人員作何料理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康熙六十年閏六月十五日

諭吏部

捕盗同知員缺將未滿三年人員揀選補授以後即照同知缺陞補調用在任既不能久陞遷亦覺太速將伊等俱留三年俟過三年再以原俸推陞調補康熙六十年閏六月十六日

諭吏兵二部

總督滿保提督施世驃調遣官兵施世驃親身數次大敗賊衆攻取鹿耳門安平鎮七日内即克復臺灣府可嘉總督提督以下在事官兵着議叙具奏守備陳策擒殺作亂奸民范景文鼓勵平民為兵協力堅守淡水營又同大兵進勦殊屬可嘉陳策着從優加為左都督補授臺灣總兵官與伊同事官兵着從優議叙具奏康熙六十年七月初十日

諭浙閩總督滿保等

臺灣府文職官員平日並不愛民但知圖利苛索及盜賊一發又首先帶領家產棄城敗回澎湖殊屬可惡道員以下文職官員俱着提拿總督滿保提督施世驃會同審明即發往臺灣府正法將伊等家產查明賞賜効力有功之人康熙六十年七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等

自古黃河遷徙無常每有衝决堤岸淹沒田廬之患昔

黄河會九河從天津入海後漸遷徙以成今河約計遷徙之處已千餘里矣漢武帝塞瓠子口嗣後代有衝決朕留心河務屢行親閲動數千萬帑金指示河臣修築高家堰石堤及凡應修築之處奏安瀾者幾四十年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前廵幸在湖灘河所保德州横城潼關孟津徐州宿遷邳州桃源清口等處俱曽渡河自横城順黄河下流歷人所未經行之河套凡舟行二十二日直達數千里所至之處無不詳視惟孟津渡河時

因淤沙不能直渡因委折而行彼時朕即慮及沙淤則流滯堤岍必致衝決今據報黄河衝決流入沁河自直隷長垣縣至山東等處若今冬即行堵築堅固可保無虞倘不能堵築堅固自決處以下黄河埶分沙壅河水陡長則堤岍之危非此即彼矣朕知之最為明切這所奏衝決之處或在㴱子口之上或在㴱子口之下並河道情形着詳細問明九卿暨河南省官員具奏此事不可輕視康熙六十年九月初六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七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八目録

學士阿克敦德音額赫納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徐元夢侍郎查弼納

學士阿克敦德音額赫納

諭大學士馬齊等

諭大學士馬齊松桂蕭永藻王頊齡學士阿克敦

德音額赫納登德蔣廷錫勵廷儀魏廷珍

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

諭大學士馬齊等

諭兵部

諭兵部

諭議政大臣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八

勅諭

諭户部

建立社倉之事李光地任廵撫時曾經具奏朕諭以言易而行難爾可姑試李光地行之屢年並無成效民多怨言張伯行亦奏稱社倉頗有裨益朕令伊行於永平地方其果有成效裨民之處至今未奏且社倉於民生

有益無益朕亦久留心採訪凡建立社倉務須選擇地方殷實之人董率其事其人並非官吏無權無役所借出之米還補之時遣何人催納即豐收之年不肯還補亦無可如何若遇歉收更誰還補耶其初將衆人米穀扣出收貯於無厫之地看守無人及米石空缺之時勢必令司其事者賠償是徒將衆人之米棄於無用而司事者無故為人破產賠償矣社倉之設始於朱子其言載於集内此法僅可行於小邑鄉村若奏為定例屬於

官吏施行久之必於民無益前朕巡幸西省親歷山陝地方山川形勢皆悉知之其地本山多水少絶鮮河渠雖有水泉亦不能暢引溉田設果有灌注之水而社倉果能有效甚多裨益前人豈不知乎今朱軾以建立社倉引水入田具奏此事交與他人不得即令伊久住彼處鼓勵試行若如所言有效甚善康熙六十年九月初六日

諭議政大臣

策妄阿喇布坦於去歲將沿界之人收去土魯番徊人移往哈喇沙兒處其阿爾泰烏魯木齊等處無一哨汛看其寂然以處則策妄阿喇布坦身死之信似有形像亦不可便以為真也將軍祁里德奏稱策妄阿喇布坦若死則此機不可失已將軍兵預備整齊等語着行文大將軍王富寧安傅爾丹祁里德等其策妄阿喇布坦處可照原議今歲止將土魯番之處堅守為要阿爾泰土魯番一帶汛地宜加勤勵冬令雪降草枯之際不可

各思立功輕舉深入今歲宜將兵丁馬匹一應什物整齊備辦以俟來年大舉征勦令議政大臣録寫諭旨送去康熙六十年九月初十日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徐元夢侍郎查弼納

學士阿克敦德音額赫納

直隷總督趙宏燮奏稱河南黄沁堤岓衝決水勢泛溢至長垣等處朕即遣官查視所決地方據司官富爾賽回奏河南武陟縣黄沁堤岓潰決由長垣流入山東張

秋鎮又據山東廵撫李樹德奏稱河水泛溢自直隸開州習城流入山東張秋鎮等處由鹽河入海以致運河堤決漕船阻滯其衝決堤岸現今修築朕思此衝決之處只可畧加修防使漕船無阻如竟行堵塞水無歸洩之地他處必又被衝決斷乎不可開州係古黄河故道今黄沁泛溢由開州至山東地方已成河道現今決處堵塞完日不使沁水入黄直引至山東或有裨益亦未可定俟朕另有諭旨朕留心河務各處黄河渡口俱曽

親歴詳察適遣往看河司官所呈圖樣及李樹德所進
河圖朕俱詳覽知之最明爾等繕寫諭旨發與張鵬翮
伊所審事畢着即速會同總漕施世綸至張秋鎮等處
詳細查勘料理使漕船往返不致遲悞如張鵬翮已回
即於接旨之處速行前往至於修築決河甚屬緊要朕
自京中另遣專官着總河趙世顯將熟練河務官員工
役派出并修築所用下埽物料多行備辦作速發往河
南衡決地方特諭康熙六十年九月十四日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徐元夢侍郎查弼納
學士阿克敦德音額赫納
朕每留心河務各處水源及去來之路朕皆知之直隷
山東河南地方朕皆親歷詳視洞悉於衷故指示繪畫
此圖直隷總督趙宏燮奏稱黄沁河岍衝決泛溢漫及
長垣等縣召扈從大臣諭以堵築之後不使沁水入黄
引入山東漕河於運道民生大有禆益又山東廵撫李
樹徳奏稱泛溢之水自直隷開州流入山東張秋鎮等

處衝決運河西堤被衝之處現在堵築朕令張鵬翮施世綸前往山東查勘衝決堤岍略為修防但使漕船往來不致阻滯而已若竟行堵塞水無歸洩之地他處必又被衝決矣此諭旨内已將引沁入運有益之處一併諭及朕今詢九卿諭旨内祇及黄河衝決並未言及引沁水入山東運河今覽九卿摺奏堵塞黄河引沁入運所議深合朕心並無異處爾等將此圖看畢發與九卿即令定議具奏將來引沁入運之後遇水大時流至天

津恐河身不能容納必令於鹽河洩其水勢方好直隸山東河南應賑濟被水之民除該督撫自行查奏外至堵築黄河衝決引沁水入山東運河之處朕另遣大臣

康熙六十年九月十八日

諭大學士馬齊尚書孫渣齊徐元夢侍郎查弼納

學士阿克敦德音額赫納

堵築黄河漫溢工程此第一緊要之事着副都御史牛鈕侍講齊蘇勒員外郎馬泰前往監修其堵築時宜先

於上流建挑水壩以殺水勢其應大應小不可一樣俟沙淤後再漸次加築則漫溢水勢自平而堵塞不甚費力矣朕於清口建築挑水壩時曾經指示此事齊蘇勒馬泰等悉知至前項工程毋吝惜錢糧河南地方河底不凍今冬宜作速興築其建挑水壩之時應挑引河黃河有曲折之處即成洲渚務詳勘酌量取直挑挖引河俟黃河決口堵塞報竣後引沁濟運時分水龍王廟之中八閘北八閘春時水淺船行有阻將沁河之水於此

處引入運河如不能容納由鹽河瀉其水勢自於運道有益分水龍王廟南八閘水多不需水濟此等處朕下旨與張鵬翮令學士格爾布前往宣諭再徐州下流黃河無虞獨徐州上流黃河多有沙淤不可不防衝决將此宣諭該管各官預先防備康熙六十年九月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臺灣地方添兵一事九卿議奏時朕再下旨意現在九

卿會議必預先知會伊等則所議甚易福建總督廵撫提督俱奏請臺灣添兵朕意添兵無用也臺灣地方水師營着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陸路營着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駐劄水師有事陸路可以照應陸路有事水師亦可照應其臺灣總兵官移於澎湖亦着兵二千名駐劄令其管轄均有裨益至駐劄之兵不可令臺灣人頂補俱將內地人頂補兵之妻子無令帶往三年一換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臺灣廵查此御史往來行走

彼處一切信息可得速聞凡有應條奏事宜亦可條奏而彼處之人皆知畏懼惟於地方事務不可令管理也將此旨傳示九卿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五日

諭大學士馬齊松桂蕭永藻王頊齡學士阿克敦

德音額赫納登德蔣廷錫勵廷儀魏廷珍

今年秋審情真事件俱已逐一詳閱其可矜緩決者皆係各省督撫詳審具題又九卿再加詳定朕好生之心不忍詳覽蓋矜疑之內或有情罪可惡者朕若深察或

致改重也其下旨刑部諭知九卿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

福建總督滿保提督施世驃巡撫呂猶龍摺奏臺灣颶風大作官兵商民損傷甚多朕心深為不忍前朱一貴等謀反大兵進勦殺戮頗多今又遭此風災書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茲言信然總因臺灣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已刻剥小民激變人心聚衆叛逆及大兵進勦征戰

數次殺戮之氣上干天和颶颶陡發倒塌房屋淹没船隻傷損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貪殘所致也今宜速行賑恤以慰兆民爾等即會同詳議於一二日内面奏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馬齊等

原任大學士熊賜履居官清正學問優贍朕每念舊勞不忘於心其長子素有風疾其孫亦故所存幼子二人朕每諭織造李煦曹頫周恤其家今其二子來京覲其

氣質尚可讀書熊賜履屢為試官所取門生不下千人身後竟無一顧恤其家者朕於故舊大臣身殁之後不時存問蓋共事日久不忍忘懷待滿漢臣工皆然朕天性如此也當熊賜履居官時政事言論有不當者朕未嘗不加以訓飭即凡大臣皆然及已去位身故則但念其好處如李霨王熙之孫勵杜訥之子俱現為京職身居大位現任大學士王頊齡之子王圖炳亦在内廷行走沈荃之子沈宗敬為人緜劾朕念伊父存日勤勞姑

留其職杜立德張玉書之家常時問其子孫何如至於讀書學問之事必思及李光地其子姪亦現為職官此皆爾等所知也今熊賜履二子家甚清寒爾等商議作何扶助令其讀書成就具奏併諭漢大人等康熙六十年十月十四日

諭兵部

施世驃効力年久勞績懋著沿海水師營務極為諳練簡任提督整飭營伍實心盡職當臺灣匪類竊發即調

遣官兵親渡海洋屢次大敗賊衆七日内克復臺灣擒獲賊首朱一貴等俾地方寧謐克奏膚功殊屬可嘉海疆要地正資料理忽聞將星殞落臺灣朕心深為悼念着給還所降之級其加宫保賜䘏之處着察例具奏伊所借藩庫銀一萬兩着賞給不必償還將伊安塟福建之處俱着照伊所請行此旨着徧諭督撫提鎮康熙六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諭兵部

據岳鍾琪奏賊番伏兵千餘突出對敵被我土兵連敗數陣逃奔過河復攻取下郭羅克之吉宜卡等二十一寨殺使賊番甚多連夜進兵直抵中郭羅克之納務等寨賊番猶敢對敵我兵奮不顧身自卯至酉連克一十九寨斬殺三百餘級擒獲賊首酸他兒蚌索布六戈復親督官兵抵上郭羅克之押六等寨正欲攻取該寨頭目旦增等將首惡假磕併為從格羅等二十二名綁縛獻出率領闔寨男婦老幼叩頭求饒將為從賊番盡行

正法首惡酸他兒蚌索布六戈假磕解送等語殊屬可嘉在事官兵着議叙具奏康熙六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諭議政大臣等

朕於此數日將軍務詳細尋繹伊里嶺險峻策妄阿喇布坦之兵被我兵連敗數次死傷頗多策零敦多布等人衆死亡大半棄掐逃遁深知力不能敵收衆在伊里地方忍死堅守三嶺我兵至則捨死抵敵如勢不佳再尋藏躲之處我大兵雖云今年進剿倘於三嶺被阻或

遲延日月或策妄阿喇布坦戰敗帶領妻子逃走則如之何我將追之否乎軍機事務關係重大不可不詳加定議今策妄阿喇布坦仗倆我已悉知而策妄阿喇布坦亦深知我之可畏斷不肯休必深入而旁掠如我遣使至策妄阿喇布坦處彼必疑我兵不能進取有講和之意故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喇嘛從前曾數次遣使於策妄阿喇布坦處胡土克圖遣人去時此處可將發往策妄阿喇布坦之書信撰寫發與胡土克圖令胡土

克圖選擇好喇嘛為使作速差往其去人越阿濟嶺由
土魯番急速前去不久可到彼處信息情形亦可探知
如胡土克圖使者善說策妄阿喇布坦而伊心知悔懼
將喇藏妻子家屬并我處被擒之人送來請罪實心歸
順自後再不敢侵犯邉界如此便可另行商酌矣倘策
妄阿喇布坦死亡或彼內變生亂求我罷兵此際則理
應進兵一面前發一面再遣使者亦未為遲也我兵或
向伊里即進或將土魯番固守漸進烏魯木齊等處地

方駐扎整飭營寨相機而行或各路進擊至於大兵糧餉作何運送務令妥確之處議政大臣并軍前召回將軍大臣等會同詳議具奏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卷十八